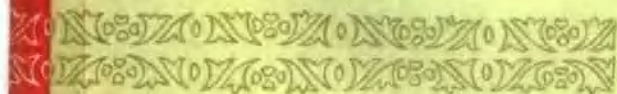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路寬又長

劉德懷 著





大路寬又長

劉德懷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太原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《文学丛书》选编了两篇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：《大路宽又长》通过大队支书买车让车的共产主义风格，塑造了新人物的光辉形象，对比中的吴三卖牛，揭示了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。作品使阶级关系巧妙地生活斗争中充分显现出来。《过路姑娘》通过一个知识青年为邻队医治病猪，描绘了不同岗位上的新人新事，细腻地刻划出了新人物的鲜明形象。

大路宽又长

刘德怀著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井南路七号）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山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· 1 $\frac{2}{9}$ 印张 1插页、19,400字

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18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8 · 502

定 价：（六）一角二分

統一書號：10088·502

定 价： 一角二分

目 录

大路宽又长·····	(1)
过路姑娘·····	(23)

大路寬又长

吳三的闺女二十多岁了，吳三根本不操这份心。每天窗戶纸麻麻亮他就走了，除了回家吃饭的时候捎两担水，很少沾家的门槛。老婆说：“人家当了耕作组长了，把心卖给生产队了。”闺女绣花是个初中毕业生，好象也不关心自己的事，整天尽说些畜牧呀，培植果林呀，建设山区呀！只有吳三的老婆，一心盼望给闺女找个城里的干部作对象，她一说这些，闺女就把耳朵堵起来说：“我不待听，我不待听！”

吃早饭的时候，吳三让老婆烧两个干粮，今日城里有集，队里让他进城卖牛去。老婆说：“绣花也要去农建局，父女俩正好相跟上。”正在梳辮子的绣花说：“我已约好伴了！”吳三说：“也相跟不上，那条老牛走得太慢。”绣花象是生怕和爹相

跟似的，扎好辮子，往背后一甩，就慌慌张张地跑走了。

吳三吃过饭，从饲养院里赶出牛来。那老牛迟缓地移动着老迈的步子，慢腾腾地艰难地走着。吳三手执水嫩的柳枝，轻拂着牛尾，悠闲地跟在后面。

野外，柳树刚吐嫩芽，鲜艳的杏花盛开。麦苗返青了，绿得象长毛绒毯。山上山下，一台一台平展展的梯田里，棋盘布子地摆着一堆一堆的杂肥。胶皮大车的磨杆吱吱响着，从山上缓慢地赶下来。男女农民们挑着箩头，沿着弯曲的羊肠小道，往山上运肥料。吳三乐滋滋地想道：“这样的干劲，还愁粮食产量跃不上去！”

吳三走到山脚下的河湾地里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七年以前，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候，吳三正好是赶的这头牛，来在这块地里犁地。生产队长过来了，见他犁的一沟深一沟浅，便说：“老三，你不能只顾了工分不管质量啊！”吳三马上放下脸犟犟地说：“你倒躺着说话不腰疼，我就是这种把式，你行，你来给我作个样子看！”那生产队长没有掌犁的技术，没敢给他作样子，他的气焰更凶了，口里

不干不净地罵：“日他娘，我夜里沒梦见好梦，梦见狗扑耗子多管闲事！”

生产队长回去把这事告诉了陈贵。陈贵那阵子是农业社的社长，后晌，他特意来到了河湾地，吳三一见陈贵心就慌了。他们俩算是虹桥关的能人，吳三人称“百事通”，象杀猪宰羊、驢马配种、开山凿石，什么也能拿得起来；陈贵呢？也是心灵手巧，庄稼活儿耨犁耙耨样样精通，村里人更称赞他心眼正直，办事公道。他当时来到河湾地，看了看吳三犁过的地说：“老三，这地都是你犁的？”吳三说：“是啊！”陈贵也不拐弯抹角，直爽爽地指着他犁过的地说：“你单干的时候犁地是把手，如今怎么倒退了？”吳三忙陪着笑脸说：“这牛不听使唤，犁铧子也不得劲！”陈贵不相信地笑了一声，一抹袖子说：“我来试试。”他赶着牛犁了三四个来回，犁沟子又匀又直，顺沟看如同墨线划的一般。他把犁杖还给吳三，吳三这回操上心，犁的果然好了。陈贵要吳三把沒犁好的地重新返工，吳三说：“你嫌浅，不早说，十几亩地快犁完了才言声。”陈贵说：“都是庄稼人，还用人告诉你怎样作？”坚持非要他返工不可。为这事，第二年吳三

还给陈贵贴了一张大字报。

第二年秋天大鸣大放，有几个富裕户受了富农的影响，和富农一气攻击陈贵，说他为了讨好上级，把村里的粮食产量都依实报了，留下的粮食不够吃。吴三也跟在后面瞎嚷嚷，说他饿得把枕头里的秕谷也倒出来吃了。陈贵听得情况严重，从自己家里背了二斗小米给他送去，恰遇吴三和老婆都出去了，他十三四岁的女儿绣花说：“我家有粮呀！存着好几甓呢。”还敲了敲几个甓让陈贵听。到冬天，紧接着展开了大辩论。村子里的歪风邪气，很快被群众压下去了。吴三在群众会上“呼”地站起来声明：

“我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，不用等大家辩论，我先作个自我检查吧！”他检查了犁地的时候不顾集体利益，统购的时候不管国家利益。最后沉痛表示：从今以后，一定要来一个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。

经过这场大辩论，吴三变了，变得一年比一年有进步。前年人们选他当了耕作组长，因为他生产积极、热爱集体，公社还奖给他一张奖状，上面写着“爱社如家”四个大字，吴三把这贴在他家里最醒目的地方。

吴三在河湾地停住，等着牛撒尿，他想起过去

这里的土地，每市只打一百来斤玉茭，现在每亩打到了八百多斤，真是人变思想地变产量，他不由得笑起来。拍打着牛屁股继续往前走。

正走着，忽听背后有人唤他。吴三回头一看，这人有四十八九年纪，头裹羊肚子毛巾，身穿黑棉衣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，憨厚的脸上，深深刻着许多饱经风霜的皱纹，两眼炯炯有神，咧开大嘴笑着向吴三走来。这人就是陈贵，虹桥关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，现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。吴三说：“老贵，你也有闲空进城赶集吗？”他晓得陈贵平时轻易不肯离开庄稼地。

“进城有点事。”陈贵见吴三疑惑不解地看他，又补充说：“县供销社有辆四套皮车要卖，打电话要我去。昨天已去看过，今天去交款。”

吴三最喜爱骡马，他兴致勃勃地问：“几个骡子几个马？”

“两骡两马。”

“咱又要买车马啦？”

“你还嫌多？”

“嘿嘿！依我说买几辆大汽车才合心思哩！别的不说，光秋天往外运那几百万斤粮食，也让人发

愁，靠人担挑能运出去多少啊！”

“嗨！你比我想得更大更远！”

两人哈哈笑起来。陈贵说着话儿，赶到前面去了，吴三拍了一下牛屁股想赶上去，可那牛仍旧慢腾腾地一点也不心急。他看着快步走向前的陈贵不禁赞赏地说：“真不简单哪！”陈贵是出席过省城的劳动模范，在县里很有点名声，人们一提起虹桥关，就和领导丰产的模范陈贵联系起来。吴三也跟上沾光，到了外面，一说是虹桥关的，人们就用羡慕的眼光看他，他觉得很得意。不过他也有个心愿，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他觉得村子里的能人，就数陈贵和他。可是他比陈贵差的太远，陈贵大公无私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受到群众的拥护爱戴，他却难以作到这一点。不过他暗暗下了个决心，悄悄地按着陈贵的样儿学，慢慢地他对大伙儿的事热心了，发生感情了，相比之下对家里的事情却管得很少了，因此老婆说他“把心也卖给队里了”。

吴三赶着牛进了城，村里赶集的人们正从四面八方流水似的汇集来。这是春耕生产季节最繁华热闹的一次集，街道两旁，摆满了犁耧耙杖、铁钎锄镰、筐箩簸箕、笤帚木锨，还有百货布匹，烟酒熟

食。人们趁播种还没开始，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市场，人流象潮水似的拥来拥去，人声嘈杂，到处哄哄乱成一片。

“啊哈！你来了！”一个蓄胡子的老头，细眯着两只小眼，用打雷似的声音向吴三打招呼。他是肉食品加工厂的老张，他一说话，就象和人吵架，引得周围的人都看他。他打量着吴三的牛说：“卖牛吗？老了，不用白费劲。不会有人要这牛耕地，干脆交给我好了。”

吴三对他高门大嗓有些厌恶，嘿嘿笑着说：“你别逗笑了，这又不是私人的牛，还能三不值二由自己卖；老实说，这牛还能耕田，我们队里没有买化肥的钱，不图个好价，在这春耕大忙的时候，谁肯卖牛！”

老张显出不相信的神气说：“嗨，别在我跟前糊弄了，不信你去卖，九九归一，到头来还是脱不开我们的手！”

吴三嘿嘿冷笑两声，心里说：我偏要卖个好价钱气一气你！他拉着牛，转到了骡马市上。大概是春耕季节的关系，市上的好牲口不多。对于吴三拉的牛，人们都是看一眼就走开了。有个中年人象是看

中了这条牛，前后左右打量了半天，正和吴三商议价钱，偏偏过来个爱发议论的老汉，一过来就指点点说：“这条牛，看起来又肥又大，其实是鸡蛋壳儿外面光，老了，把力气出尽了！”一句话把那中年人给说跑了。吴三狠狠瞪了那多嘴的老汉两眼，却也不好说什么。

这时候，吴三看见女儿绣花挤在人群里。只见她左顾右盼，象是寻找人。他大声叫唤了一声，绣花笑嘻嘻地跑了过来。他让女儿看住牛，想腾出身来到街上跑一趟，绣花说她还有事，要爹莫让她等的太久了。

吴三来的时候，看见街上有卖菜籽的，虽然队里没有给他这个任务，可是他觉得自己得过奖状，应该自动分担些责任。他到了菜籽摊上，挑拣了些茴子白籽和白菜籽，刚付了菜籽钱，又碰上了肉食品加工厂的老张，对他眯起细小的眼睛直着嗓子嚷：“九九归一，迟早脱不了我的手！”吴三说：“好！卖不掉就发落给你，你先说个价！”“这没含糊，按国家牌价，你那牛可卖二百四五。”吴三嘿嘿笑了两声就走开了。在回骡马市的路上，他一直在思谋：看来这老牛不好卖，如果把牛照旧拉回

村，显得吴三太不会办事情了。他灵机一动，觉得死呆在骡马市上不行；得想个活法儿。回到骡马市的时候，绣花早等得不耐烦了，一见他来了，就一溜烟地跑走了。

这时候，老张又寻觅到骡马市上转游。远远听到老张那打雷似的声音，吴三慌忙牵着牛，象避瘟疫似的躲出了骡马市。他选中了一棵老槐树下，这地方人少，却挺惹人注目，识货的看见牛老，就不过来了，可以免去因为闲言淡语引来的不痛快。

不大一阵工夫，有个黑脸青年走过来问：“这牛卖吗？”吴三见他穿的旧棉军装，估摸他是个复员军人，便堆下笑脸来说：“是啊！你先看看货色，不怕不识货，单怕货比货，你看那腰和屁股，真是滚瓜流油，再看看那憋劲儿，拉车顶个骡子，拉双轮双铧犁再不用搭配牲口，嗨！同志，你知道牛要挑腿短的，这叫爬地虎，浑身都是劲儿。”他费劲地牵着牛鼻子走了几步说：“你看，走的多稳，有力气才能这样稳啊！”

吴三说得天花乱坠，有声有色，一席话把黑脸青年迷住了，真是：“会买的哄不了会卖的！”很快两个人就议论开价钱，吴三要了八百，青年只出

四百，吳三下到六百，青年添了五十，出到四百五，最后兩人一让一加，說定了五百塊錢。

黑臉青年去取款去了，吳三再不擔憂了，心里怪舒暢，掏出烟鍋子抽起來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今天的旱烟也抽着格外香。吳三一面等人，一面看着牛，心里嘀咕：我把这牛說得夸大了，算不算是一个缺点呢？可这也是为了集体利益，为了增加队里的收入，反正也不是为我个人。这么一想，他又坦然了。

等了半日，沒等來买牛的黑臉青年，却等來了陳貴，陳貴滿頭大汗地跑來說：“我到处找你，你却躲到这里了；那車馬买成了，你快去供销社后院去看看，看那驢馬有毛病沒有，車有八成新，很便宜。”

“多少錢？”

“一萬元！”

“什么？胶皮大車，兩驢兩馬一共一萬？”

“对！一共一萬。”陳貴點頭答应，随又解释说：“县供销社清理物资，这輛車闲着，所以要卖，車折旧，驢馬按原價卖。許多生产队都爭着想买，不过人家要現款，都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錢。”

吴三乐呵呵地说：“太便宜了，咱们前年光买一匹骡子就花了一万八千元！”

吴三要拉着牛走，陈贵说：“你交给我吧！”吴三说：“已经卖了，我正在这里等那买主来！”接着他把那黑脸青年的模样、衣著和说定的价钱告诉了陈贵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县供销社的后院，停着一辆两骡两马的胶皮轱辘大车。吴三跑进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先掰开马嘴看牙口，挨个儿把四个牲口看了个仔细，不防有人对他喝了一声：“喂！小心踢着你！”这时他才发现车上还坐着个穿干部服的小伙子。吴三进来的时候，他正躺在车上看书，他见吴三又瞧骡子又看马，又敲车轱辘，又拉磨杆，实在憋不住了，才说了话，可是吴三侍弄了半辈子牲口，还怕牲口踢么？那小伙子搔了搔象刷子似的头发，又说：“你不用白费力气了，这车马已经有主儿了！”

吴三说：“我晓得。”以为他说的买主就是陈贵。仍旧敲敲这里，拨拨那里。

小伙子见他不自觉，不客气地说：“这车我们买下了，你不要毛手毛脚给折腾坏了！”

吴三这时才察觉出自己弄错了，指了一下他的

干部服问：“你不是供销社的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黑石坡生产大队的。”

“这不是供销社卖的那辆车？”

“是的，这车我们已经买下了。”

“奇怪，你们买下了？”吴三向周围看了看，院子里只有这一辆车。

“这有什么奇怪，我们党支部书记赵炳买的，他让我在这里看住车！”

吴三半信半疑，想找赵炳问个明白，他问：“你们的党支部书记在哪里？”

“他去给我们村里打电话去了，让村里的人们往山下突击一条马车路。我们那山庄上，从来也没上去过一辆马车。”

小伙子为支书买到马车显然很高兴，越说越有劲，吴三心里却凉了半截，他觉得顶重要的是先把情况弄清楚，供销社的车马究竟卖给谁了？可是他心里也发毛，这样便宜的车，买到手就是生产队的一笔大收入，就能节省许多劳力，眼看抓到手里的东西，突然被这个长着毛刷子头发的青年抢走了。吴三狠狠看了他两眼，心里说：这个毛刷子是谁？原来这个毛刷子正是绣花的中学同学贾文华，他进